

天凉好个秋

石定
華夏出版社



天凉好个秋

石 定 著

天凉好个秋

石 定 著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贵州遵义市彩印厂印刷

(贵州遵义市碧云路21号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8125印张 字数108千

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000册

ISBN7-80053-878-8/1·225

定价3.20元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|----|-----|
| 1 | • | 白 | 鹭 |
| 10 | • | 落 | 叶 |
| 21 | • | 秋 | 月 |
| 28 | • | 浮 | 云 |
| 35 | | 红 | 尘 |
| 55 | • | 母 | 女 |
| 60 | • | 山乡 | 纪事 |
| 71 | • | 乡村 | 笔记 |
| 87 | | 青山 | 遮不住 |
| 129 | | 断 | 崖 |
| 180 | • | 天凉 | 好个秋 |
| 212 | • | 梦与 | 现实 |
| | | —— | 代后记 |

白 鹭

已经有好几个晚上，夜深人静时，那东西便在后面院墙外一声声哀叫，好象是从池塘那面的田野上过来的，沿黄土剥落的墙根匍匐逡巡；又象从苍白的夜空如影子一样飘忽下来，“呱——”的一声掠过屋脊，隐没在不知哪一片荒草丛中。

月光也苍白……

人说那是鬼在叫唤。

白天，四婶独自去墙根和草丛里查看过，没有发现一点形迹。到傍晚时，便在后门外面点上火烛，烧了几串钱纸，然后往地上泼一碗水饭……

这一晚竟也清静。

月亮落下去时，恰又是夜尽更残，冷雨淅淅沥沥敲着窗户……朦胧中，四婶梦见四叔远远走来，身上还是出门时穿的那件白绸长衫。走进来，也不说话，就

去翻衣柜，翻箱子，然后撩起蚊帐，蹲下去看床脚，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，却怎么也找不到，于是站着出神，喊也喊不答应。而后又突然笑一笑，飘然去了。那衣衫拂过眼前，一片白色便布满整个屋宇……四婶记得，四叔最喜欢那件长衫，有一次吃水烟的时候，因为火星子把衫子烧了一个小洞而非常懊悔。是她连夜为他织好的，用绣花的小绷子绷着，坐在桐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织，织得几乎和原来一样。端午节过后，天气热起来，有个朋友约四叔去做黄丝生意，四叔就穿着那件长衫走了。一夜的温存之后，他早早地起来梳洗，吃一点东西，然后挎着行李和雨伞轻轻开了门，在一片夏日清晨的寂静中，踏着巷子里的石板路往大街上去。竟也有片刻的踌躇，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嘱咐，或者想再看一看睡着的儿子，就略微地停一停；却不曾回过头来……到七月半，同去的人回来说，因为做黄丝赚了钱，四叔又独自贩了十挑桐油下常德，说就跑这一趟了，以后再也不出来受此奔波，只在家清淡度日；却不料一去便音信杳无，许是在船上岸上什么地方被人黑杀了，连尸骨也找不到……那么他死的时候，一定是穿着那件长衫的。

十年生死两茫茫……

四婶觉得很对不起四叔，要是当时拦住他，不让他出远门，那么他必定现在还活着，不会在异乡做了

可怜的孤魂野鬼。是的，只要说：“这一次就不去吧？”他或许就不会去。

“他爸……”四婶在心里呼唤着，泪湿了一片衾枕。她还想梦见四叔，想知道他有什么事情要向她交待，同时问问他害他的人是谁。可是怎么也梦不见。

而且再也没有听见那东西叫。

夜雨依旧淅沥，是二月的寒雨。

……曙色便又迷蒙。四婶起来梳洗时，突然发现后面院墙外那棵泡桐树上，在高高的铁黑的桠枝间，有一只白色的鹭鸶。泡桐树已经很老了，和旁边那段毁坏的城墙一样古老。树下是快要干枯的、浮着绿色萍藻的池塘。池塘那面是漠漠的一坝水田。那鹭鸶倏地亮开翅膀飞下来，从池塘上掠过，飞到水田里去。

一片闪亮的白色……

四婶又记起那叫声，记起那个梦，于是一切都陡然明白：“世明，是你么？……你到底回来了？走了好远好远的路……”

这一下便甚是凄惶，不提防碰着门槛，撞倒凳子，掉了银簪……独自在床上坐了一会，没来由就换上干净衣裳，头帕白白的，小脚匆匆地行。挽着菜篮子上街去，遇见熟人便站下来说几句话，三转两转，却不知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，究竟想买些什么。回来

又看泡桐树，又看树上的鹭鸶，看见鹭鸶还站在水田里，才想到应该马上去城外桃花山水竹庙烧香还愿，请慧明师太念一轮经，就锁了门去……可是儿子在里面喊叫起来：

“妈，你怎么的？忘了屋里还有人！”

于是连忙把锁取下来，推开门叫道：“长生你快来看，你看那水田里是什么？”

儿子眼睛不好，迷糊一阵说：“是不是鸭子？”

“不是鸭子。是一只鹭鸶，白的……”还想说：“那不是一般的鹭鸶……”但是没有说。

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话。

真也去水竹庙还了愿。

……那鹭鸶被什么东西惊起来，一片白色款款地落在四婶梦里了。她心里说：“世明，世明，这些年你在哪里呢？我就等着你来给我投一个梦……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……”

儿子在商会做事，娶的是王会长的女儿。婚事是四叔在家时定下的，年前拜堂成亲。贺喜的人都说：“四婶总算苦出头了，真是不容易得很！”

新媳妇是个好女子，娉娉婷婷的，在学堂里教书。每天，儿子总是先把媳妇送到学堂，然后才去商会。若是下雨，两人便紧挨着打起一把伞出去，那屋檐水落在伞上的声音，沙沙地竟也温柔……四婶记

得结婚那年，正月十一晚上，四乡龙灯在十字口抢彩，她真想和四叔一起去看；可是四叔喊她，她又不去了，说是街上人多。现在想起来真后悔，为什么不去呢？不和他一道上街，他心里一定不高兴的。

……泡桐树上有了一个窝。那鹭鸶不知从什么地方引了一个同伴来，双双地栖息……

四婶想，那一定是只雌鸟，这样或许就可以长久住下去吧？……她还想起四叔每一次出门回来，她都要背着他悄悄翻他的行李，看是不是有女人送他的东西。听说在那些水码头河街的吊脚楼上，有专门坐在窗口朝船上张望，用歌声和媚眼迷惑过路客商的白脸大奶子女人，那么就很难叫人放心。而其实何必呢？如果四叔还在，只要他愿意，她便也会同意他在外面讨一个有良心的女子，不让他心里荒凉……

日子就平地生出这般情怀。三月来了，泡桐树缀满白色的花，象无数小喇叭向着蓝天吹奏起不知名的曲子。而后一夜风雨，那些花全落了，落在浮着绿萍的池塘里，落在四婶家屋后园子里，象铺了一地的雪。那鹭鸶一会儿安静地站在碧绿的秧田中，一会儿飞到池塘边来捕捉鱼鳅，竟不见带着同伴。而长了叶子的泡桐树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两只小鹭鸶，隐隐地从窝里探出头来。

那里也有一个家。

媳妇怀了孩子，心绪不好，又小气，稍不顺意便啼哭。四婶告诉儿子，凡事要多忍让一些，不要惹她生气。

……夏天过去了。泡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，开始一片片飘落。稻子已经收完，田坝又变得空旷起来。接着是秋风秋雨，田野一片迷茫。而后那些谷桩田就被翻犁过，泡上了冬水。街上的人穿起了棉袄，袖着手去城隍庙看川戏……那么就又是冬天了。

鹭鸶们还在泡桐树上歇息，想来是要在这里过冬吧。

却也作怪。

这天夜里，四婶又听见院墙外掠过一声声哀叫。她想一定是那只白鹭，寒风萧萧，那树上真冷。她祈求不要出事，不要惊吓了媳妇。媳妇快要生了，她希望她生一个男娃娃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看见媳妇脸色苍白，儿子忧心忡忡，她告诉他们，那是鹭鸶的叫声，用不着害怕。可是儿子说，不管是什么东西在叫，那声音总让人心烦。

四婶又摆上香烛，烧了钱纸，然后在后门边泼了一碗水饭。心里说：“他爸，我知道那地方冷，可是媳妇要生了……”

然而到夜里，那东西还是一声声叫，而且凄惨得令人摧折肝肠。从隔壁房间，传来媳妇断断续续的哭

泣声。

好一夜辗转难眠。

天明时，四婶终于请了一个人来，用火枪朝落尽了叶子的泡桐树上放了一枪。本来说只要那人把鹭鸶轰走的，却不料哧的一声震响过后，火药的烟子还没有散，半空中便掉下一个东西来。

正是那只鹭鸶，只挣扎几下便死了。

死去的是一片白色。

四婶一阵昏眩……而后就用小锄头在池塘边挖一个坑，把鹭鸶埋了，用黄土垒起一座小小的坟，默默地竟无一语。

晚上便很安静，媳妇也不再哭泣。但是四婶的头上，一夜间添了许多白发。

她又去水竹庙还愿。

阴沉的天空开始飘下第一场雪……

媳妇果真生了个男娃娃。小孙子白胖胖的。

……春天又来时，池塘边长出了青青小草，泡桐花依然如无数小喇叭向着蓝天吹奏，但是高高的桠枝上，再不见鹭鸶来。

那小小的土堆也为野草淹没，没有人认得出是一座坟。

媳妇仍旧去学堂教书，仍旧和儿子一起出门；下雨天打着伞出去，屋檐水落在伞上沙沙地响……

四婶给媳妇带孩子，抱着小孙子在池塘边玩，在院子里听晴空蝉鸣，或者于日落时站在城墙边看天上的霞；而一边就想，到孙子听得懂话的时候，她要给他讲一个故事，要告诉他，在墙外这棵泡桐树上，曾经来过一只白色的鹭鸶……可是这样想时她便很犹豫，因为她不知道在结尾的地方该怎么说。是告诉孙子，为了他平安生下来，那鹭鸶就被打死了呢？还是说突然飞走了，把家搬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？她总是拿不定主意。而随后便想：说这些做什么呢，不要说吧，什么也不要说，就让那鹭鸶留在自己心里，让那一片闪亮的白色留在梦里，对谁也不说出来。

真也用不着说出来，一切都用不着了！

在月白风清的夏夜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，逗着小孙子喊爸、喊妈，喊奶奶，看流萤点点飘忽，正是很惬意的事情。但媳妇突然说，在要生毛毛的那天晚上，她梦见一只白鹭绕着她的床飞来飞去，然后一下子扑下来，她就开始痛气，到天亮时便生了。媳妇问婆婆：“妈，你说这是不是人说的扑了身？那么我们的毛毛……”

四婶没有回答，脸色是变得极苍白了，恍惚一阵说：“你没有记错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是一只鹭鸶？”

“真是，就象你叫人打死的那只一样，白的，扑下来不见了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四婶笑了笑，笑得有些异样，接着就颤颤地站起来说：“夜凉了……我想去睡。”

一宿无话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四婶独自拿了香烛到水竹庙去，小脚踉踉地行，见了熟人也不站下来搭话。

这一去便不见回来。

四婶在水竹庙出了家。

没有人知道她出家的原因。

落 叶

在秀枝的记忆中，爸是个很神秘的人，头天夜里还逗着她在床上骑马马，第二天早晨便不见了。直要到过了好久，也许十天，也许一月，当夜深人静时候，才又突然出现在家里。他不见之后，街坊上的人好象也不在意，只是很随便的问母亲：“秀枝家爸又出去了？”母亲便惶惶地低了头，或是凄然一笑，说：“有哪样办法呢！”而爸回来后，必要在家里睡一两天，睡够了才上街，或去茶馆吃茶，或去死人场中帮忙，去城隍庙看戏，趿着鞋消消闲闲的样子。不管过了多久，人若问他：“李大哥几时回来的？”他总是说：“昨天晚上。”

爸不在家，母亲整日里形色忧愁，好象担心着什么；爸回来了，她也还是忧愁，还是担心。秀枝呢，则每天都坐在门槛上朝街上行人张望，有时到晚上也

不睡，就伏在窗口看后面院墙边那棵梧桐树，盼着爸回来。她记得有一天夜里，爸就是从那树上跳下来的，朦胧月光下象一片树叶飘落下来，轻轻地没有一点声音。院墙那面的中学，也没有一点声音……秀枝说：“爸，这样久你到哪里去了？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害得我好想你！”爸说：“我也想你。我在外面做活路。”“做什么活路，是不是背盐巴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不是卖桐油黄丝？”“也不是。”“那么是什么？”爸笑一笑，说：“是什么？是小孩子不应该问的事情。”可是秀枝还是要问：“外面好不好玩？”“不好玩，”爸说，“有哪样好玩呢？尽是黑更半夜走路，风呀雨呀，真不好玩！”“不好玩，你为什么要去？为什么去这样久？”爸没有回答，大概是睡着了。

有一天夜里，爸又不见了。到天快亮时，有个人急急慌慌跑来打门，说发现他被砍杀在南门坡石牌坊旁边。

那一年，秀枝七岁。

直到这时，秀枝才知道爸是个强盗，他的活路就是在外边抢人。人说他武艺高强，胆大心细；夜里就在野外大树上困瞌睡，拇指上缠着小半截点燃的香，躲在浓密树叶里迷糊一阵，到香烧着指头，哪怕四下并无危险，也必定起身赶路，决不停留。他从不在本地下手，也从不开人，只专门找别处有钱人“借”钱。

比如打听到某地乡下有一可恶财主晚上独自外出，就在半路静僻处将他劫了。用麻袋装着扛到附近崖洞里，拿出随身带的纸笔，叫马上写一张条子去家里要钱。那财主见刀架在脖子上，面前站着个黑煞煞的蒙面汉子，早吓得三魂少了二魄，战战兢兢只求活命，于是如数写来，说因某事急用，叫家里人把多少多少钱交来人带来，不得有误……这当然是人们设想的，实际的情形怎么样，谁也没有亲眼看见，秀枝家爸也从不向人提及。

而街坊上都说他是个好人，见了人笑嘻嘻的；又肯帮助穷人，知道谁家有难处，便去安慰，把钱米送去，并不要还。若是城里来了川剧艺人，他就去串戏，扮一个白面文秀书生，出得场来，衣冠楚楚，眉目传情，真有说不尽的潇洒风流。

爸的坟在南门靠近石牌坊的官山坡上。那里有很多坟，全都长了野草，没有墓碑，据说埋的尽是短命的人。每到清明节，秀枝就跟着母亲去上坟，在坟上挂一柱青，然后点上香烛，烧几串钱纸。烧过的钱纸灰白如鹅毛，不知被山野寒风吹到什么地方去。

上了九次坟，坟矮下去。秀枝长大了。

爸死后，母亲就带着秀枝给人洗衣服，把学校里老师的衣服也包来洗。工钱是微薄的，只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。

母亲很辛苦，常年为生计操劳，瘦削的脸上从不见笑容。每到爸的生日，就总要献饭，斟上一杯水酒，一边烧钱化纸，一边偷偷地抹眼泪。但有人说是她害了秀枝的爸，说她和交警队的张队副有不可告人的关系，也许害死爸的，就是那个姓张的家伙。

秀枝认得张队副。她记得爸在家时，张队副有时来她们家和爸一边喝酒一边摆龙门阵，两人称兄道弟的谈得很投机。张队副喊爸叫“大哥”，喊母亲叫“大嫂”。他们喝酒，母亲就给他们炒菜，并不见有什么异常的行动。而爸不在家，张队副是不到家里来的。至少秀枝没有看见他来。爸死了，丧事就全靠张队副和街坊上办理。

她不相信他会害死爸。

但有人是公开地在这样议论着了。

母亲没有分辩。而张队副，则于某一天夜里从县政府出来，被人在黑暗中一棒打昏之后，也悄然离去，离开了这小小的县城，从此不知下落，只留下一个缠绵的话题。于是就让死去的多了种种委屈，让走了的任人责骂和取笑，却不想一个柔弱女人要为此承受多少歧视与屈辱。虽然议论起来也不乏同情和怜悯，但终于含糊，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作女儿的也因此而自卑。

还是小的时候，那时爸的坟上还没有长出青草，